

如果没有书房,家就待不住了。少儿时我属周勃之流:不读书,勉强考上大学,垫底的;学历呢,垫底的:至今本科,自称“铺地板”的。

作为脑力劳动者,我没有文化自信,做不成学问,那就下海,终于有点钱了,免不了读书人的癖好:筑书房。钱是个好东西,缺啥补啥,叫得应,买自己喜欢的书,等于买自己的向往。

1997年之后,上海推出商品房,我随即买房。买一套就空出一间当书房,再买书填充。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好比当下,先有婚房,再有新娘。

前胸上插袋别一支笔,那是识字的;别两支笔的,那是大学生;别三支笔,那是金笔厂形象代言人,我置办书房,就属癞蛤蟆穿绿衣,冒充青蛙。

按照三千小时成才原理,长久专注一项,不是专家也是“砖家”。卖油翁早就解释其中巧妙:“无他,惟手熟尔。”我喜欢写作,

在梦境的星河我常常遗失一些碎片,它们或是一条狭长的河,水流湍急,彼岸逃离,在那样一个短暂的空间里,寻找只是河流走向的一部分,未知而迷惘。有时,它们又幻化成一些熟悉的场景,一些远去的背影,这些温存清澈,感召通达,把失去的逐一还原,让陨落的再次升腾。我们不知道这些梦最终流向何处,但它们又的确落物有痕,存在和拥有是两种呈现方式,相互交织,又彼此消融。

在地里劳作了一天,晚饭后,祖父照例带着我和阿黄去瓜田守夜。

这三亩多瓜田是我央求着父亲种试的。相比那些挨挨挤挤的冬麦和蜿蜒的玉米地,谁不想谨守着一份甜蜜呢?但瓜田需要有人看着,特别是夜里。倒不是防备宵小,远处的河岭上常有野鸡、狗獾,刺猾下来偷瓜。这些动物灵性十足,又各有本领,野鸡喜欢挨个啄上两口,像是在丰硕的土地上巡验。刺猾却只挑最大的西瓜,它先是挖洞,接着啃食。有两次被我直接在瓜肚里捉到,翻着圆滚滚的灰白肚皮,贼溜溜的眼神儿左顾右盼,偷感十足。

夜里我们就在田埂上支起一张床。棕床睡久了会塌陷,这样我就更加贴近祖父。瓜田的一头是田埂,埂道坑洼不平,中间长满了半腿高的野草。另一头是水渠,主要作灌溉和排涝用。水渠绵连,又穿过狭长的岭沟通向外河。不远处也有过来守夜的乡邻,低声说着话,这却让空旷的原野多了些生气。

等到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下来,祖父开始给我讲故事。祖父识字不多,但会讲故事。这可能和他喜欢听戏有关,村里丰收后每年都会请戏班子来唱戏,你方唱罢我登场,有时赶场子能听一整个年关。我最喜欢听《西游记》,因此常常把孙悟空的金箍棒带到梦里,次日醒来发现金箍棒不见了,便告诉祖父。祖父说那是孙猴子拿着除妖去了,以后还会回来的。我至今都还等着。有一次,晚上我吃了不少瓜,梦有便意,却又不醒。匆忙中寻到一棵大树,算是放下心来。次日一早,才发现那棵树竟然是祖父的大腿。这件事祖父记忆犹新,每每提及,竟有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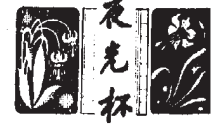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我们就躺在棕床上看星星,每一颗星星都在眨眼。我问祖父星星里面是什么,祖父说那是每个人的梦想,你许一个愿,一颗星星就出现了。我常常许着愿就躺在祖父的怀里睡着了。我不知道自己许了多少愿,但毫无疑问,星池确实被梦境挖深了许多。

再有时他就给我讲传说,北斗七星和天干地支,牛郎织女和吴刚伐桂,很多故事只有开头没有结尾,多数时候是现场编剧,但谁又能说祖父的故事是错的呢。这样津津有味的时候,阿黄多是在田埂间的野草中翻弄,捕捉蚱蜢之类,或者会突然支起耳朵,“窸窣窸窣”的声音异常清晰,不时会祖父号令,它就像牧流星穿梭在瓜田里,远处传来了野鸡“扑棱扑棱”的逃离声。

更多时候,我就是这样拥着星河入睡了。半夜醒来,睁开眼就看到星星,星星也在看我。次日清晨开始起雾,星星和梦一同消失了。但到了晚上它们又一同出现。

这些梦在多年后的一个晚上又悄然来临。弗洛伊德说梦的遗忘有倾向性,是为了抵抗精神的审查。我想这并不是遗忘,那些星星还在,故事还在,河岭还在,

丰硕的土地还在。我们不过是把一些梦境的碎片遗失在某个空间了,就像孙悟空的那根金箍棒,我一直相信,有一天它还会回来。



书房:趣味杂货房

李大伟

长期坚持,稍成模坯。突然发现学问太差,从此转读历史,不看长篇小说、不看短篇小说、不看散文,不看诗词。

之前买下的各类文学书籍填满一堵墙,算作青春“泥上指爪”。

历史需要硬盘记忆:事件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,四要素不能空缺。偏偏我前看后忘记,熊瞎子摘柿子,摘一个掉一个。我用短处扛长处,矮脚虎抢篮板球,如同獐大拗手腕,左手掰右手,自己与自己过不去。历史书读多了,又发觉地图是拐杖。读历史如时间之旅,总

想到尽头看看。没有地图,等于瞎子摸象,结果鞋里套了袜里,七里传了八里,一团乱麻。图书图书,图在前,书在后,可见图的重要性。于是搜集地图,从中国地图到世界地图,又发现古今地名不同,原来还有历史地理一说。于是又

去添置,从古代到近代,从区域到世界,有布质的虹口

区地图,有周振鹤的《上海历史地图集》、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《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》。我的读书习惯,喜新厌旧,如蜻蜓点水,广而不深。涉及面越来越广,地图越买越多,开本越来越大,又是木浆比重很高的道林纸,很重,携带不便,只能供在书架上,于是书房成为砣,拴住你,轻易不出门。

因为做生意,买了许多经济学的书。因为喜欢书画,又怕假货,就只买赝品的宣传画册,不仅免费,而且印刷质量比画册艳丽,于是游走各个拍卖会,搜集画册。画册开本比地图还大,又占据了几堵墙。

于是我的书交兔三窟,历史与地图放在卧室隔壁,文学与经

次洛把卓央心爱的小白羊“央嘎尔”叫白骨精,卓央把次洛的放生羊“次塔尔”叫白骨精。两人一旦发生小摩擦,就互不相让,各自数落对方,各自的羊儿也就不幸“殃及池鱼”,遭到一顿痛骂。一次,次洛和卓央为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吵了起来,

卓央便骂道:“你那个霸道的白骨精,就知道欺负胆小的小羊儿,应该把它从羊群里赶出去,让它在野外流浪,那样,它就成了名副其实的‘次塔尔’了。”“你的那个白骨精,本就不属于咱家,应该把它赶到野外去流浪,让野狼或者野狗吃掉它!”次洛毫不客气地还击卓央。

那是我和次洛就要小学毕业,卓央开学就要升五年级的时候。我们的小牧村铁卜加发生了一些变化:一条笔直的公路从乡政府修到了铁卜加村,承包到户的牛羊给村里带来了实惠,短短几年里,每户人家手头都有了些钱。家家户户几乎都买了摩托车,有了摩托

车,我们之前上学和放学回家的方式一下子改变了。之前,我们上学或放学,都是自己走路穿过一片平坦广阔的草原。夏天,这片草原绽放嫣红,各种野花

装点,在绿草之间,雪雀、角百灵不时被我们的脚步声惊起,忽然从开满野花的草丛间起飞,冲上天空,把一串啁啾的鸣唱散落在我们头顶。冬天,牧草枯黄,寒风呼啸,有时,突如其来

的大雪让这片草原变成白茫茫一片,牛羊和小动物们把它们的蹄印和爪印留在雪地上,有时还能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兔孙、荒漠猫的爪印。在雪地里寻找和辨认它们留下的踪迹,也是我们的一大乐趣。然而,我们忽然就不用走路了,家长们就像是

在统一行动,开始骑着摩托车接送我们。早晨,家长骑上摩托车,后座上载着我们,发动、踩油门,轰隆隆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座上,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往返的路上。每天一早,我和次洛早就出发了,在我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快就超过了我们。看到我们,便挥手大喊:“再见,我在学校等你们!”没过多长时间,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她了,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来了。

村里也有了小卖部,出售一些日常用品:砖茶、盐巴、酱油、醋等,但更多的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、花生、水果糖,还有许多以前没见过的小零食。学校门口也有几个摊贩,兜售着各种玩具:玻璃球、卡片、塑料手枪、铁皮跳跳蛙……

卓央喜欢吃零食,同时也是个细心人。她把家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来,收拾干净,积攒起来,带

隆,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校。放学时,家长们各自等候在学校门口。我们出来,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,发动摩托车,踩油门,轰隆隆隆,没一会儿工夫又到了家

里。上学和回家的时间的确比以前从容了,但我们立刻发现,之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乐趣荡然无存了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和次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,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放学,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阿爸,依然